

文治四年 自正月至三月

目次記



百三十五

馬五

馬五

庫文閣内	
一六〇函	一五九一二號
一八架	二二〇冊
	和書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5912
冊數	220 (135)
函號	160 153





文治四年

正月



晴及晚细雨間。漲但不及事妨。

自方遠所歸來。即改着束帶。有四方拜。

事仍昨日。今曉更不。活後每不。淨夏。

寢殿南階前。儲其座四。

隅。奉燈如例。先向小院。唱屬星名七遍。

本年星

童子

次再大將軍

今年

次王相

東

次天

一當時

之間也

次太白

東。相太白每事。每相遠。且

次父母



陵共向西方次諸社伊石賀春原日梅田次惣社

南向巳上自天至太白再拜自陵至惣社西臨

再拜次還昇解脫一寢節會

小朝拜軍帛被行之由舊年仰實教朝臣

令告廻依卿巳刻宋賴朝臣來申今日拜禮

參入公卿殿上人等獻狀

同刻先有年水事余著冠直衣出寢筵座上

官同座引寄奠方居之南次九三行賓支職事

為說取服恩置余前次陪膳家司大藏卿宋

賴朝臣本領狀季長朝臣遲參仍默宋賴取打敷

參上次身如常撤年洗之後陪膳起座行事

取服恩退下是例也次宋賴朝臣參南簀子

申云大外記賴業持參叙位勘文云仰可召

之由宋賴退下之後頗徑程大外記賴業真

人持勘文莒徑藏人所繆并車寄寄東緣等

禮須降自藏人所東妻徑庭昇自車入自車

寄寄東緣今化法若充後後飲

寄廊南專戶東殿也自同間出西美子北面跪

候深指候氣色余自之賴業稱唯又指是上官也

徑同美子并透廊寢殿南美子等昇自余座

東間懸膝昇也是又死後作法膝行指寄莒於余前余

引寄莒賴業拔為退降候南階東間美子余

披禮紙於莒中不加刻之儀披見勘文矣奧

如本加禮紙置莒右方頗押出莒賴業糸進

梅笏依不梅取空莒徑本路退下候截人所

為立拜禮不退出也

次余歸入世間殿上人等漸以未至公卿未

來仍仰采賴告送可未之公卿等許未刻着

束帶銛鈕紉地手結先是府二位中將各

着裝束了及未斜公卿出來徑房奉道雅長

即有拜禮事先內府已下降立中門外拜上

如例內府殿上人上官等同降立其立樣

次付家司采賴朝臣申事由余在簾中步出

宗穎進南箕子申也即退下降自中門內方示氣色直

出中門了次內府已下列立南庭內府當南階東

而立推中納言儀考奉遠二位中將良維係雅長教三位頭信先雅等也宋隆考等

卿遲系次頭中納實教朝臣已下殿上又十

余人列立其後首論位次貫其末六位藏人

宋經列之次家司伊与守季長朝臣大外記

賴業師尚大夫廣房甲斐守長兼六位上官

等列立其後近代家司不列立尤當餘不殊仰令人列也松中為五位外

記央位階下前之北輦輦每百目不列其下而長兼不痛之列立且又入道納之諷誅云

尤足感次內府已下再拜了內府指經列前

到中門下進退共諫用不略後且是為忌內裏事也先是上官并殿上人下藹

等直出次公卿各經列前出中門列立其北

朕內府二位中將苗中門下也余降南階時為未會也

次余出自寢殿西面妻戶女房經南養子降

自南階拜禮以前隨身等後南庭候西亦邊也

尤近少將伊輔朝臣持未帛余着之降自寢

殿南階

竹間內存二位中將等列居東梅樹

不來在日內小脈色頗不孝也

出中門玄裾

過云卿列立前

世間末能系會仍才一出內

外乘車

內存養車簾四位前駟

相引內府已

下系內入自左衛門陣昇小板敷

于時殿上

出上戶徑鬼間直系御所召實教朝臣問人

系否申云一人未系云右府已下早可孝

人之由仰之相次云卿漸系集而御服所未

獻御裝束云云句論不足言也召內藏頭作

求朝臣尋之皆悉奉調出了申置可忍進之

由罷出了重孝人只今可責出之由仰之世

間右大臣已下云卿多系入云其後叔刻不

持系仍云尋女房云若有舊御裝束哉答

云世之僅一具所在甚見共之上御下襲鼠

貪早云句論也

元正雖非可着御旧衣遂不

而所答如何

及酉刻御服到未通親卿奉仕

不能左右

御裝束余於殿上御侍子下先乞右大臣内

大臣以下乞御滿之在座

余不人乞云御裝束了自下筋可被起座志

皆悉起了余降自小板敷若淺出乞名門代

着靴右府靴遲持來問暫不被列乞着靴之

後被來余乞所不可被加列之由即立内府

了被來余前事次余乞加右府上中間内邊

而未得其心次頭中將實教朝臣氣色余系上了

改御裝束上南庇簾立殿上侍子出御自母

屋西間實教奉出自御侍子西方着御之後

實教經御座之後出自西一間可經簾子後

歸出直降中門仰聞食之由余措之

次余氣色右大臣進乞前庭余於中門内

右大臣進乞余西上驚奇極陳步進乞於

右大臣已下到其西依庭短為車為次

頭中將已上到其後六位又立殿上人後次

已下拜舞了余指右迴練退每程練心了向

陳步依每便且於中門昇自小板敷於上戶

邊見之諸卿漸歸出中門之間余叅御前先

乞至上入御屏也

余於鬼間可仰內并於右大臣由仰實教朝

臣其後經收刻實教朝臣持未外任奏余於

鬼間見之返給實教申云諸司奏可付內侍

所多仰因食之由了余向南殿為見節會後

也而堂上堂下暗於其極職事一人不見驚

奇益極以藏人尋求職車子再三之後棟範

叅入責仰懈怠之子細無所於披陳始以被

沙汰之間每夏治後閱頭中將不與奪

陳方方相讓良久之後僅以立明堂上猶暗

於頻蒙催之後奉之又仰職事隆等未

令催儲內侍并帶侍返下外任奏之後

不後裁程內并不可着兀子而已及半時不知

經

行奠時間令引陳余仰職事內并遜之依不

審以宋隆密之令見歸來云猶在陣後云小

時內并着瓦子即內侍出自母屋簾小端徑

奧座之後并東庇降自南庇東面戶居東檻

下須史歸入五位藏人次內并謝座如例

直向揖再拜又揖右廻歸入柳拜之時以手

昇東階着才一瓦子次開門次圍司着次云

舍人其音聲之聲以故次少綱言重經就飯

位內并宣大夫君達召少綱言唯出次內

大臣已下列立標下末兩三人未練跪內并

仰侍座次外并謝座再拜次造酒正持來空

盞其間作法如例失云次諸拜着堂上座世間

余退出仍不見其後儀余系餘寫門院錫女

房退出歸宅

今日小朝拜以前密之見廻南殿御裝束之

處西面瓦子奧端各立一脚竹更甚不得心

大臣二人參入之時端可立二脚也奧者親王座也

仍放立一脚可於又東庇大瞻金分闕之仍余台裝

東司齊基親朝臣仰云南座兩面兀子可立

令一脚又東庇臺盤床子等之餘惟不齊全

不可為事妨僅置內侍通路者不可是秋自本

間救瀆御殿許如此敷座者不可有若座人

救救惟不可知事依見及所仰也者基親台

廣秀相共改直致余仰直系御所方之闕不

見及其後又向南殿臨具之處兩面兀子奧

立二脚端猶一脚也事甚奇怪仍云基親令

移立端座又卷盤床子等通東長押更可內

侍之通路仍仰職事此間基親立外并之間也竊仰掃部

寮聊令引上臺盤等令通內侍路近代裝束

司等不存放實太奇怪也

今日余出仕行列如例先居飼舍人各八人

次一負次前驅十三人四位二人五位九人六位二人次隨身

四人 左番長頼武 次余車 毛車、副六人 次

下翦隨身等次 内府 行前 次二位 中將 前駐

不具 次殿上人三人 伊輔能季 次定能郷已

一負 下云郷四人 車相送礼須二位 中將列座次

也而定能郷已下放不進之間余共来也定

能已下帷引後猶相伴也今日家藏人所覺

對崎 對崎 今日参入云郷

右大臣 内大臣

大綱言 實房 實家 中綱言 實家 頼實 隆忠 定能

参儀 奉家 雅長 敬位 二位中將 藤三位 雅隆 大宮權大夫 先雅小

歸家之後齒堅如例 子細在 又就節供 朝臣

奉仕陪膳 女房節供 去年祀 奉仕依新制

親内府 奉仕 奉仕依新制 朝臣

奉仕 之 奉仕 朝臣 奉仕依新制 朝臣

二日 戊戌 晴午尅

奉水際膳季長朝臣其儀如例

其後公卿少々未余得實宗通親等謝也
內府午水陪膳同人今日內府參西女院并
內等入夜歸來昨日上官列參內府方進見
參云

今日贊長門國領狀臨期闕如尤不當也

三日^{乙亥}天陰早且

午水陪膳以政朝臣內府同之

午刻能保朝臣來召簾前^{二棟儀也}得之小時退

出相續恭通光雅等卿未依有取糺事号
不謁恭通退出之後光雅入內府方見參仍
內府得之云

內府語云昨日於內裏得賴實卿元日內并
事實家卿得右大臣讓行之有不審等云

一國插仰外記可催也直以陣官催之事

一不乞請內并為又可押為紙事

一座中雜事一切不仰參議細々事皆仰內

豎直催行矣

夜定准棟範等申吉書余依差以人傳覽返
給了

四日庚子晴

昨日阿彌陀堂修正也仍着冠直衣

衣車隨身
上藤冠如例

素燭之程先糸八糸院依御定時次小兒有
戴事其亥了

糸御堂內府二位中将等自冷泉亭相具外門

扣車所
相伴也

入自無量壽院南門直着佛前座息子

日款始行之處見糸僧僅六七人也仍相催

又輪燈甚乏少座中已暗於相尋之處出網

不渡土器忽難尋出之猶早可加燈之由下

知之小時持油器等奉之然而猶非如本法

僧徒進太本十二口今度十口許之仍且仰

可始之由不家類次神分導師出自北次初

夜導師徒行道西度僧次居僧湯漬被引之人被司官之次

余以下湯漢居之余陪膳奉長朝臣內府

蕭兼時

次大導師已誦有弁法用三十二相

道梵香錫杖等之導師錫杖之間賜大導師

大褂取以政朝臣次余已下退出

昨夜宋賴朝臣申政所吉書侍奏又申春日

錫之間条々事年

五日辛晴

昨日依日次不亘後日其叙位儀明日雜為

余裏日依有例可被行之

棟範來申条々事号實教申節會事号

六日寅

昨日叙位儀也雜為公家御裏日昨日又沒

日也揆先例沒日其例御裏日有例仍所行

也己刻着直衣系内奉行職事定經可早系

之由仰之處未斜系内尤懈怠也其後余向

直房於上達部座裝束如例未龍有申文内

叙位裝束也

覽事先藏人尤衛門權佐棟範覽申文六通依申

文灸少余披札紙見之退如元卷浩返給棟

範浩申退出次定涯覽之申文廿余披取三

通見了如本指之返給定涯取摘解緒結申

之一道退出次改所方申文家司宋賴朝臣

覽之杖指不陪申乞例也次於公卿休所撰申

又及晚宋隆系入所持申文只二通也仍不

能內覽之只以人傳覽之加年始者書一申

申吉書了宗見了返給秉燭撰申文了其後

以目錄相加別委令持宋經院奏先乞御

下向了有御入良久歸來云每

事只可計涉於又持來御書付伴狀有可

令申旨号仍書御返事以隨身令進了暫維

相待漸及子刻時間公卿多以參入仍子

終出矣先乞奉行家職事奉仕叙位

去年記如例具去年記直房裝束又見去年秋除月記

召定經仰公仰事小時歸來召術卿次因大

臣已下經西洞院押小路等入自南門來直

戶即以著座不著休所次并官右中并奉親

衛門權佐棟苑置莒文次余召親宗系儀九

右少并親經親宗系著因座候氣色余目之

先問在座哉覽本勞如例見之返給正為候余目之次召

定經名定經系上仰續紙可進之由即持系

之二通盛親宗紙置前取為候氣色余目取

之親宗見合取勝今一卷置卷返之係座前

卷返之此事有二說也一者自端因廿丁二卷自與外

廿丁二卷返也二者向座下方膝置之後卷返也

而今作法離兩說頗不付見不候氣色摺墨

深筆取式之省卷叙之次親宗叙為申氏之

省卷不候之由仍召定經問外記世間親宗

正為空祠候頗經程仍叙在大東之文竊申

著給之仰云且以之可叙也若雖不進省卷

不可默心為可叙之者為也

不叙裁省奏又者叙他个例并

惟世省奏以自解叙給共存之

又若退進省奏者其時可懸

勿全不可及遠札叙刻不可待早可叙者親

未披申文叙之次公院宮御申文

先申事由初間

親經而未參之間奉親為余陪膳來居漸重

世次使仰伴奉親也然間親經繼系上不仰

之次以余命先叙藏人次叙氏爵等世間來

惟歸來申世省奏之由次奉親持來院宮御

申文親宗取之可持來也而款叙氏爵披申

文之間也仍先叙了即先可覽院宮御申文

也而猶不覽款叙他者仍余先可覽院宮御

申文款者仍親宗驚捧留持來之余取之置

前披封入硯昔蓋之後故札紙置前

不引裏紙

取禮步次身卷重入十年勞苦了取文一通

中卷籠殘申文等指置座前親宗進來取

之後座次身叙之

抑覽宮御申文之後小退取者惟不被迫信也而不

蒙命直僕座依尊不叙之者官立座甚也
若且有不叙之者之時候依棋政令且僕座叙
之叙已拙昨正化法况尊不叙之者之時候不
蒙命僕座不謂異候也

世間余撰不叙之者申文等相加叙位勅文

折紙等指卷之執筆叙之不挿為叙進置前

次才叙之從下叙了款叙從上余仰云入内

一加階勅文如何親宋驚而為之即定經持

系一加階勅文入内世其人即叙之次叙加階折

紙見合勅文叙之皆叙了書年來月日放紙

餘叙位入十年芳莒芳帳入次莒加盛叙位勅文

拚為持来之余叙叙位并申文等返給空若

親宋叙之後座余叙勅文等置硯莒申文披

見叙位了置前世間親宋引置莒等起座着

云卿座末次余尋入眼上卿之處新中綱言

兼先未系仍就當時相候台新大綱言實

家給叙位了歸入内府曰之今夜侍宿執筆

作法不審事甚多然而悉以忘却仍不記之

院宮御申文隨叙故裏紙是若一說然所
傳習於叙位者不引裏紙以之為異除目又
大截兼不書所司之列隨書二省之儀如何
又續紙返樣不普通紙又覽院宮御申文指
其不叙者了不蒙今復查如何

七日
卯登晴

昨日白馬節會也加叙夏為奏聞不早奏之
由乞仰定經之處申刻參入雜加勅發其益

末代之人必如沈為先万事只有催促之煩
更其合期、申懇、定經奏門
此次定經內覽通親卿消息狀云下屬札階
有整絳所職可被許正二位云是併良經之
加階致余、定經奏云通親卿申狀不足言
雖不能是求末世之人積習竹例者天下之
亂不可施為向後可被仰知子細致返、奇
性惟彼卿叙二位事偏墨臣、膏吻也人而

不知恩何異禽獸哉世如舟之載者望望
訖常驚天駭預為身不足論為世所申也者
戊刻既來云御所中間之間每事不能奏達
僅以奏聞通親御事仰云殊聞貪驚大略物
狂条之所加勅發也返之奇怪思食之加叙
之間事今朝余以消息令申之状尤神妙早
其定可仰下者仍余雜一紙賜建經
先是申刻內府着陣即以頭中將實教朝臣

仰內并陣事等了奏外任奏此次申馬頭代

官夏案回不繼仰下了然間右近成定其後

待建經之奏徑救刻隨歸系仰加叙返上下

名之後內侍持下名進東階下出自御簾小

教訓之內并系進賜下名着直陽殿代兀子

賜二省兼之歸入中門方此間余仰職事令

催可引陣之由即左右次將陣胡床御直居

也胡床次內并着兀子內侍召之下名門侍召

是例也。次內并謝座。系上着座。仰開門并回司。着座之後。奏叙位。宣命復座之後。賜位記。上有階仍如例。其後召舍人外并系列。右大將謝三合酒之後。着座。次身存例。世遠例。右大將執白馬。奏之後。即退出了。今日良維立叙列拜舞了。不昇座上。直退出。参院八条院殿富門院号申慶節令候了。余相伴內府退出之後。申將未申慶於余并女。

房申次宋雅

前駈六人。其一負

先例節今日立加叙直有

所之拜賀之時今日加叙系議基家業之

今日所役叙位。宣命使中綱言奉通卿御酒。

勅使宰相中將通資。例宣命使系議隆房祿。

所通資加叙。正四位下基親行幸莫殿富保送四位上奉伊

經書時前家實

八日甲辰

御齊會始申刻內府系官庭

代刻余著直衣其出衣半部車隨身參院殿

豫內大臣自官廡已下公卿漸々參候小時

出御余參御車簾即乘車供奉御後自二條

東折先以參入御車廻大炊御入御之後又

以候御簾下御後著座如例况師一年之間

相具內府參法先公末長女房相具二

位中將先以參入况師六年了余女房等皆

退出今日女房車三兩

九日 乙巳

余又參御堂座况師二年

或人云去年九月十月之比義顯在奧列秀衡

隱而置之即十月十九日秀衡死去之刻為

兄弟和融兄他腹之嫡男也以他腹嫡男令娶

當時之妻各不可異心之由令書祭文有

了又義顯因令書祭文以義顯為主君兩人

可給仕之由有遺言仍三人一味廻可襲賴

朝之着策云

今日余參御堂候佛前之間信心忽發起祈
請天下太平家門安全事定有感應歎可悅

十日午西

余依明日方遠不參御堂令參內府

十一日丁未天晴

午刻赴撰別宿始本所末賴朝臣預安井在
因梅方丈之菴室為

本所彼朝臣所被營也每亥丁亭也

車輿随便用之至七条

朱雀邊共人等乘車其以前皆騎馬也相并
十人許也此外侍兩三人不具隨身兩息又
不伴有煩之致也午正出京日没到着竹日
中將參御堂

十二日戊申天晴日出首途午正歸宅今日大

將參御堂

十三日己酉天陰時々雨雪

廿日春日循祈三社奉幣也告文作者式部

大輔光範朝臣使三人春日光重朝臣大原野賴高吉田為時已

上氏家司職事也光重家司殘西人職事也告文清書民部大

夫東親也依光範遲參午刻有拜為東帶降南庭陰陽

所在軍朝臣信膳以政朝臣御禱之間三使列立南庭拜了返給幣之

次給告文也幣出之後歸昇告文有辨列御

寺上棟其為可遂之由也廿日依神事不參

御堂內府中將等參入

十四日庚戌天晴御看會竟也兼雅卿上卿

戌刻參院之間御幸甲成了之仍直法勝寺

辨侍御還御依風病更發參御堂內府御幸

最勝寺之後參御堂也事了受牛王內府二位中將

日前大導師下之也內府取件牛王入簾中印女房返給大導師了次各歸

宅今日依院宣世僧事

十五日辛亥晴

三方節供余師直女房陪膳季長朝臣

廿日酉刻參院以定能卿入見系依召系御
前小時退出

明曉法皇御參日吉社祠

十六日子 丑

自今曉法皇參籠日吉社祠

十九日卯 乙晴

廿日立二墓使多武峰家司業實朝臣推思

職事對馬守親先也共藤也式部大輔光範朝

臣持來告文草度之有改直亥等仰真親令

清書宋賴朝臣參上覽清書余著束帶於庭

中其座如拜之先奉拜春日依有所思也次

乍在庭中座公使之賜告文或昇堂上各進

發了

廿一日丁 巳

卅日除月始也奉行職事棟範也執筆尤大

弁親宗卿右大將已下公卿八人參上子細

依忌、不記之今夜有勸盃頭中将實教朝
臣朝覽申文如例

廿二日

午 戌

此日除目中日也依上臈不參余在簾中仍
其座南面也執筆同人先滲置大間於座下
更置座上未曾有之失也只大間とハ座右
添置事と知方りりり不可説々々事也

今夜有勸盃

實教朝臣

取入盃於簾中台上首

經席

給盃不居余衡重是例也執筆不示合余任
意任兼團如何

廿三日

未 己

此日除目入眼也執筆同人余在簾中今日
顯官奉昨日依參議不參無此奉入眼日顯
官奉其例太多古經房卿於簾下給申文獻
奉冊之後又賜信仲季宗等申文
西人爭申
藏人処之
仰可定申之由又少綱言重經申叙苗可被

許否事同仰可定申之由各任議奏肯任了

重經叙苗藏人
巡任季束了

各任公卿議奏可任之由院

宣切了於重經者有勅許然而可被問人々

之由余申行問之申可被許容之由也

亦四日庚申

辰刻除目了清書實家卿也兼光遲參之間

給實家与兼光參會實家讓退出余及晚

退出此夜被行下石也

名任有加
手

亦五日辛酉

此日始家装束行夏職事經恭先懸簾一間

又敷始廣筵也先行家司仰先經了本仰親

經然而改定光經了少綱言賴房本病未尋

常可及御前闕如者可及大事仍為用意止

親經也

亦六日壬戌晴

此日自院賜御牛二頭御馬亦足御使率長

朝臣召南箕子得之先令引御馬於南庭隨身引之

見了召宋長申畏賜須之由又賜女房衣一

領修裡大夫家保朝臣為中河院御傳給御寫於知本院殿之時次女房御衣給之令

返彼例也 宋長取之降自中門內方一拜退出象

燭之後見神寶以寢殿東庇為其所整撤殿上人座副北屏凡數厚圓座

為余座 先余出座次內府二位中將等同著座

南庇西寄敷田座二枚 次家司為兩息座共東面也 職事等運置

神寶行事賴高先敷小筵其上作置辛橫蓋持末神寶等也 皆置了余

披幣莒蓋見了次第運出了余歸入次舞人

陪從參進之後又出座此度余座雖敷寢殿

東面妻戶內先是尋常公卿座引經青自步

懸舞人陪從裝束開南面妻戶北東南三方懸之以北為上 宋賴

朝臣候中門廊行事先尤近將監近武參上

職事衣冠也 取裝束於切櫺之所賜之乍居緣上給之也

已下皆悉參上賜之舞人皆參上了陪從妨

方已下同參上給之事了歸入明曉舞人等

不可遲參之由殊為仰之

文治四年正月廿七日亥天晴此日余氏長

者之後始參詣春日御社

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勘日時定雜事宗賴朝臣
執筆

又始神寶同廿七日於家勘山階寺棟上日

時先例於陣勘之今度有錢
於家勘之子細見件日時即渡行夏所令

年正月十三日立三社奉幣使同十九日立

二墓告文使是棟上事也殊
直以思發考也去亦五日始家

裝束昨日覽神寶賜舞人陪從裝束同日家

司右京權大夫先經主計助中原師茂等下

向南都行佐保殿并社頭裝束事定文右少

并親經入社頭裝束行夏仍先仰件人随又

領狀而重廻思慮并官負少若有放障者御

前可闕如加之少細言頼秀内府御
前也猶本痛

不快三仍旁為用意改定先經了先例多奉

行家司所前行也今度宗頼朝臣可惣後騎

仍羗考他人也昨日又自院給御馬亦足御

牛二頭定長朝臣為御使

未明浴湯卯刻著衣冠出淺黃堅文織物指貫

野鈕件鈕自放殿所賜也出紅布衣但帶海浦

孤當時在前攝政家仍勿諱又持為內府

二位中將等同著衣冠物內存出紅梅浮文織物蒲

色指貫帶野鈕持為中將出樣櫻浮文織物辰刻

織物掛浮文織物半色指貫鈕為同前公卿已下漸參進通親卿最前未實家兼序

等未麻人等先院渡御之棧敷哉否令見之

已一刻渡御了之即余出自寢殿西面妻戶

經南簀子居奧高兼置南面先是內府已下

大臣權大納言新大納言藤中納言帥二位

帥二位宰相二位中將別當大言權大夫等

也右大將系會社頭兼光寢殿南東庇敷弘

筵西第三間階也副奧屏風敷高兼為置一

牧為余座其東間副端長押敷同置一枚為

大臣座其以東二行對座敷同置為上達部

座敷紫端疊二枚為殿上人座但不凡件座

不敷地鋪荀等也先例或敷之然而天兼不

敷之又恩事裡公卿已下著衣冠專不可敷

地鋪者也次余召人宋頼朝臣參上問舞人

參否申皆參之由仰早可渡西之由又且可敷

園座之由仰也宋頼云舞人渡西之後可敷

也已又先規而已宋頼退下舞人等漸進中門遍之

間兼親已下諸大夫等敷管園座於南簀子

余新敷階西間內府新敷階東間仍依其座

可短頗引出階間令敷之以東次才敷連也

次舞人九人渡南庭於西頼武又遲系先人

次人出近衛舍人之中堂世容儀之者所謂

近武、安兼平兼次而已各刷青摺之袖迎

翔白沙之上進退素舂壯觀警眼者欽此間

余已下降居簀子園座次御幣已下渡東墊

以遲、粗加催促南庭行列

先前掃二人仕丁勤、相並冠丸懸、紅襖袴釋釋市比脛中持摺

次幣持二人 相並

次神寶長擯四合 左右各二合相並

次籥物外居 右 和琴 右 相並

已上仕丁十四人退紅襖袴禪禪 皆玄裾烏

帽藁幣上括但琴持不着禪禪

今日和琴以紙裹之不可說失礼行事

不覺也於中門下撒裹紙件和琴蘆津

渚青白隨時定其色春青白夏紫白秋

檀白冬花田白以紅薄樣裹挂拵渚

次神馬一疋 中央龍二人褐衣冠市比脛中布帶

件神馬或四疋或一疋先例不同寬仁

永保天永 已上初度 皆一疋也例今度遂彼

例長元七年兼曆四年寬治二年嘉保

二年天永三年永久四年已上

神馬四疋嘉保二年之外派初度

次出納二人 相並布衣 但今日依遲參不渡南庭

是又行事懈怠也可謂遠例

次下家司二人

知家事先業主右共衣冠相並

步行但今

日案主遲參知家事盛原一人渡南庭

又遠例也

次舞人馬居飼十人

次同舍人十人

相並二藍將襖袴夫虎莢尾長鳥丸裏形木濃山吹

衣雖有新制於院御廐舍人者非制限仍用舊裏單衣并縮下袴等平礼藁皆

次舞人十人

一行騎馬為先上薦今度類武座

各出門此間宋賴朝臣申云御前右半并

基親朝臣未參者重可也人之由仰了暫維

相待猶以遲參依恐懈怠不相待出御先上

達部列立中門外

西上南面

內府下自中門內方

進立梅樹邊二位中將取幣未南階下隨身

等列居南階西服余俾東檻降階一汲着幣

依取指貫賜者隨身此間陪從於中門南於

服發揚音余於東中門向推大綱言垂指貫

小指過

此時若可取為致忘却

於門外乘車

四位家司季長朝臣

內府以下依次乘車從

後塵其路經万里小路二条高倉一条油小

路中御門東洞院七条万里小路八条河原

富小路等到九条口為渡院御棧敷橫道救

町京中殆及七十丁仍日景已高殆及午斜

於九条口懸引替牛人、僕從皆騎馬舞人

隨身以下用乘替如常

路頭行列

先、掃二人

相並

次幣持二人

相並

次神寶

長橫四合

相並

次鞍外居和琴

相並

次神馬

一疋

中

次出納二人

相並

次下家司二人

相並

次舞人馬居飼十人

尤右各五人相並

次同舍人十人

尤右各五人相並

良家子舞人之時舍人居飼副馬不

前行

次舞人十人

一行騎馬為先下藤青摺手又

舊例接改閱白參詣之時良家子衛府歛

之近代依其人以近衛舍人用之

次移馬居飼十四人左右各七人相並次同舍人十四人

前木裏秋木上下捺色尾長鳥丸濃款冬衣

依新制不用箔裏單衣箔下袴等如干袴共

同色布裏也次一負以下隨身十四人騎馬相並

平礼藁習

尤右近將監以下下榻衣市比脛中將胡籙里

移府生以下九蕪芳侍袴右朽葉侍袴將監

將曹白襖袴柳接改者內舍人二人近衛二

人相加而市有所賜月舍人隨身仍今

日不召具件四人非踐祚之時中間蒙接改

謂之人只穿沈殿許也彼殿不賜內舍人隨

身及奠年幸治行幸之時賜之予遂彼例也

行烈次第裡須如此而今日殿上人等多

自路頭打出遥以前陣隨身等主人乘車

之後更難進彼前仍除一負之外府生以

下十人在殿上人之後御前之前專可謂

遠例但應保仁安元曆皆以如此云

次召使四人左右騎馬次官掌二人在左右騎馬

次前駈先六位衣冠次諸大夫布袴次地下君

達衣冠次殿上人衣冠為先下臚前駢諸將

优隨身布衣帶鈎或頁將胡籙今日殿上人

之中著束帶之輩相突之其遠例也抑惟家

司職事為內院殿上人之輩著衣冠惟非皆

家司職吏於諸大夫者非內院殿上人之輩

皆著布袴蓋先例也謂院者謂上皇也次外

記史外記在右史在左次少不謂諸女院細言在右布袴

靴半弁在左布靴半

今日少細言重經大外記賴紫稱老烟著

束帶惟似遠例非世先規

次予車申請院唐御車下簾有浦車副六人

葉未濃袴濃初一重布袴市比脰中蒙帶半

童持榻近候其裝束糾褐衣白襖自余曰車

副近例於牛童者不着半臂下重次家司

大藏卿宋賴朝臣衣冠騎麻毛後騎有世先例不定辰保以後初度春日

諸世之惟須依近例寬治初度備中守

隆先朝臣

宋 賴朝 臣 先祖人

候後騎弔自接政初

多用彼例其儀相以之效也仍今日又追

其例也其外於非初度者後騎又度之也

所謂兼府嘉兼天永等也所詮依其人在

無欽令宋賴朝臣尤當後騎之仁而已

次檢非遠使二人

右 九 五位 府 知 親 布 袴 六位 時 季 國 布 衣 冠

次雜色亦人許菅笠深沓如例

次陪從十二人發弓笛声

琴持二人

近 衛 官 人 奉 仕 之 祝 半 臂 下 裝 青 未 濃 袴 琴 持 同 番 長 奉 仕 人

仍 着 褐 衣 自 余 裝 束 同 陪 從

良家子舞人之時五位諸大夫以下十二

人奉仕陪從

次內府移馬居飼十四人

相 並 次同舍人十四

人

相 並 寄 布 袴 葉 上 下 紫 杏 葉 裏 取 木 前 木 袖 守 制 着 同 余 舍 人

次近衛馬寮一負以下隨身十四人

府 生 以下

八 人 着 蕪 芳 袴 杯 伴 隨 身 在 前 馳 後 同 余 儀 前 馳 負 少 隨 身 何 不 前 行 哉 然 而 且

依近例且守弔後尚在馬寮一負几屬存

前駢之後御前之前
生長上等也次召使二人左右相並次官掌二

人左右相並次前駢十人五位八人六位二人
承久四年例如此

次左近衛少將采園左馬助成實相並次

外記大外記史右大夫相並次少納言賴

孝左少弁親雅次內府車檟棉毛車副四人

童同着布衣持榻近候前木次檢非遠使

上下濃款冬衣守制日前左府信定布衣冠次雜色十人許菅笠源

皆如例

次諸御車

權大納言兼房前駢六人
竹内三人余作遠

新大納言實家前駢六人

藤中納言定能

源中納言通親

仲中納言經房

坊門中納言泰通

新藤中納言兼光

二位宰相基家

己上廿前駢

二位中將良經前駢四人

別當 隆房

源宰相中將通資

大宮權大夫光雅

右大弁光長

己上内府己下十四人

此外右大將實房參會社頭向黒木屋之時
扈從代々勘春日詣記公卿負救未曾有如
此例以不肖之身越先賢之跡可恐可謹努
々未斜到守治乘船渡行内府以下依遲々
不相待余於西岸乘車之間内府權大納言
二位中將等於東岸下駕余恐日景之傾促
駕不渡仍人々多遲參到八幡伏拜下車取

為一拜_字治殿仰云騎馬之時可下馬乘車
之時必不可然只放牛可引過之然而中告
以來皆以下車仍從近例耳到法花寺鳥居
下洗車輪可勸行烈而依及夜漏無此候是
又先例也亥刻_整着佐保殿於南面木柴垣外
下車_{殿上人等或先陳早向宿所或遲參遲}
_{雖不知先例}余先着前庭座取湯向北再拜
_{隨當時便}
_{則是奉拜法海公舊居先例件拜或三拜之}
_{然而追近例用再拜}
_{件座私筵之上敷}
_{高簾端疊一板}
_{脫皆着此座也}

拜了更着齋昇堂上先着茗亭座
見康和二年紀須

史起座入休所解脫羞食其後浴湯之殿守

賜祿正消下家此間宋賴朝臣座上件朝臣

口偷乘車在公卿後余仰可給長裝束之

由即給之公卿舞人以下早可沙汰具之由

頻雖加催役人之遲參之間頗經程此間藤

中納言定能大宮推大夫先雅等來即余着

裝束於賓筵被整諸卿者弥可及深更加之

此座公卿先例不過西三輩者也次勸一獻
四位家司~~以~~改朝臣持參盃巡行如垣次賜
舞人陪後擗頭諸大夫取之於東齊給之當時參上舞人
後四五輩也其殘於社頭可給之由仰宗賴
朝臣了

件座棟分戶以西三个間母屋廂敷滿弘
筵南西簾卷之東北簾垂之副件簾立巨
四尺屏風副母屋東屏風敷吊座南北婁

橫敷也

其西二行敷高麗端置馬上達了座

對座

南廂敷紫端置為殿上人座各備饗膳
主人料折敷高坏六本大臣四本綱之下

三本殿上人懸盤

東上小面即記之西底
儲殿上人座南上良家子

寡人之特殿上人座東南底之而今見此
屋躰西其底若乞元曆造簡夫秋可尋之

參社頭御前并史雖參少綱言外記遲參雖
然不能相待不降南階宗賴朝臣獻香於垣

下乘車

洛頭行
烈如初

經御寺西小東等參社頭於

二鳥居外鳥居也下車宗賴獻沓爰少綱言

外記猶以遲參暫雖相待依可經時刻早以

下車也廣房宿祢稱行御前無例之由不前

行余入自慢門經後殿惟前自座前著座

余座儲惟惟其四敷座其西一行敷上世間

內府參入自座未經後著座凡他公卿皆

次供手水陪膳以政朝臣五位三人役送自

一枚為手中午此間內府起座於惟後有午

水事依四位家司不足五位上即後座次可

居後物而遲頻加催後此間昇立神寶長

橫四合南小妻立次其西引立神馬一足

向次引立舞人馬十足於其西次五位大夫

六人取白妙幣列立八足小神寶長橫南

紀伊守為季上野守賴高宮内少輔盛羅

散位良清散位為散位親輔

賴範雖參上不執幣尤不當也是行事

之如泥欵

此後居拔物尤懈怠也余陪膳以政朝臣

二李此間陰陽師圖書頭在直着座次修禳

余解繩撫人形如例內府之他公卿後一以

政取大麻持末令一吻一撫了返給內府已

下次第引諸卿了更歸末余前撤後物後五位

退下次諸大夫撤他公卿後物了先是陰陽

師起座了次神寶已下前行此間若宜卒門

余起座自座前經着到殿南入自南門先御幣

次神馬次十烈次余御幣列立直會殿東砌

北神寶昇立圈座神馬列立舞殿南余仰令

引立舞殿東方是先例也次余昇自幣殿南

面東身二間直小進立余座小頭西面指皆在着座

座小次公卿等自座後東上着座而此後事不

及記錄

亦八日子甲天晴及秉燭雨降風烈

卯刻神宴畢

子油具
胎日記

退下着到殿日已出東

嶺仍更不能就寢社頭亥遲之之間今日事

定及懈怠欵仍仰奉行之輩再三加催促已

刻公卿少之未午刻大略參進舞人等遲參

之仍頻加催未刻右大將實壽未入自南幔

門昇南階着座

若可昇
自西階欵

即舞人皆參之依內

府遲未再三雖也使者猶以遲之寂末所也

也伎者歸來云已令出途中給定有御參會

欵云即重也使云於春日林邊相待可連車

者即余於寅延先乞余及二位中將着束帶

余裝束色目如例
去夜所用同物也
白浮文表袴薛袴
束共如出京日
也胡籙

次余示人先令立座月下藤起座右

大將已下皆悉降自西階推大綱言獨用南

階乞又不可然不被知案因欵公卿列立西

幔外東上
南面次余起座降月南階二位中將
持束皆出

暢門西行向右大將相揖也引經公卿列前

家禮人過了隨身懸下襲裾於可於鳥居

外乘車二位中將

文治四年正月十九日乙丑天晴朝間雖天陰

無雨雪此日真福寺金堂南園堂等棟上也

去治承四年十二月化灰燼之後八十年
茲蚤被付功回更以在其沙汰余受取長者
以後再三奏事由去之年始所被付伊與國
以情兩國也伊子六ヶ國目情三ヶ國也去
二年稱堂造了之間志他營去年十月致遂
此事之處周情吏務細言通親卿被退下祈

官辭行長奉送使之間申上棟雜叶之由仍

可延引有依有院宜不遂也十一月廿七日

又欲遂之處依寺家申不可叶之由又以延

引去十三日公家御裏日可有憚之由由人々

令申二月以後一切每日次仍今日雖非上

吉間答陰陽考依每殊悼所換用也俾子油

見先日卯刻着束帶抄下靴有文帶蔣跨此

間推大綱言兼房卿大宮權大夫光雅卿等

未依保殿前駐隨身已下僕送等遲來然而

御前等參入之後不待調他人依吉時不可

出行降自依保殿南階兼房良經先雅等卿

遲來仍宗賴朝臣獻當

於南紫垣外乘車然間車副所

來只一人仍待具令一人參御寺

經房卿達達中連車

日府參今了西御門前大路他卿次

路次

行列如昨日但無舞人隨身裝束又以如昨

日一昨日兩日

日內

自佐保殿前大路東行

到與福寺西御門即稅駕僧綱迎謁之後下

車

路夫人多狼籍殊甚仍強不待諸卿下車少下車之後下自車也

宗賴朝臣獻當

殿上人為先不見車邊也

於門外解鈕

撤當

寺中不可帶鈕當之放也乞又先例也

又懸裾於帶上車

地濕不能引裾之故也

御前等前行入自門

東行先是別當僧正已下僧綱已誦五師得

業等列立路南頭

西上小面

余向僧正等指

不持當只又手也

僧正以下各指即過其列前獨東行自惟屋

西邊南折入惟屋自乾場門經西小昇小專

宗賴取當

入自北才二間着座

南面標座也月才一間休所也先

是右大將降立惟屋東庭南邊余着座之後

依次着座也次用府界自能屋西面入當間

着西座東面件座次右大將東座已下次亦相

分着東西座着東座之人或經座中右大將

之被致然而猶殿上人等不着座次余亦行

事尤少并親雅長官右大并先長卿依所當

雅依為氏并上親雅進候東緣余先問事具

否申具畢之由次問勅使參否申參入之由

余仰同座可敷之由敷座了可仰之次藏人五

位一人國行取園座一枚敷北牙三間余座

也若可敷東邊次勅使尤中將公時朝臣

經東緣參進先候長押下依余日進着園座

示氣色余又目之即公時朝臣起座退下承

兼法共每祿雖每其裡次召親雅尚刻限至

否親雅退下歸參申云吉時漸至候者仍示

人、令起座自下膈起座列立南暢外北上東

次余降自能屋東西宗類經前庭暢南行出

自巽暢門經公卿列前對右大將小指內府居南

暢內邊相從今也南行西廂廊跡開其路南中門方

大衆雜人繚集仍令拂却御方西南等懸裾如初

依其路有程也先於暢內懸之至中門跡

但引暢為門代垂裾令懸隨身弓入自東方暢門經

東筵東庭於筵下指脫臂即著座禮須如此也而余幸

念急起徑庭中為座仍其經在後事每便宜

之放台行事親雅滲寄甚細引也座前了不

今起其經之放也內存日經余經庭中也抑

今日自雁屋移着此座之間聊有遮眼之物

君是魔之境專執神心頗雖動念佛神次內

每事多失錯猶被餘氣預可恐可奇

府右大將此已下經已下次亦著座了西面小上

之後座猶殘人未著仍余氏殿上人可著座

之由仰之人傳仰之殿上人等著之不限

人救只隨座程也此間余著座之後他云別

當僧正已下僧綱已講等進自西方著座東面北上

皆悉著了之後行支尤少年親雅庭中取雖

經与余橋麻柱下考梳結付之親雅即解下

之秉征記云武忠解之今余座其

程太近仍旁可隨
便令親雅辭也
余已下取之次尤近將監

式視抄教即余已下僧俗皆立座引綱此間

揚音引之立平抄豎柱根三度四例礎過引

立柱以吉日正立礎上也而中古以來作夏

有炊氣皆悉立柱多而余折中仰下云獨所

載勒文也四本頗可引遷礎今日付綱之時

正不引立礎上也仍雖遷此亦只獅依引遷

立柱之間頗無所成儀以無念可謂造恨異

存記者例可立柱一縮素居座次殘三本皆亭

不立也僧俗
先是右大將云起之由不見日記

云余云引經之時爭乍居引哉其力大可弱

猶可起也仍人之後之皆立了余已下起座

今度經座東也此座自上臆可起之由存之仍余先

起之經座後此間家礼人直款向南園堂

而彼堂不儲弘慈款渡金堂送云仍其間停

立俚屋過今度不懸楮敷筵了縮素着座余已

下着南座僧經着小座次才載此由仍所着

也而後日退案之金堂尤為倍座南曰東右

為倍座不可相替事須弄不次行夏并經座

中取綱与余今度次官以改所司又取其綱

授僧正金車也親雅云於南園堂者不打鼓

之由寺家所申也寺裡不可然在慳例者可

打之由仰之然而程遠不聞然間已立柱仍

余已下起座引繩也如初立了如本居殘柱

等皆立畢之後余已下起座後末等還着惟

屋座已次皆送之此間親雅問棟上吉時歸未申

到之由仰可上之由次諸大夫持未置一帖

敷端座上頂棟上之間敷之也此間上南堂

棟頭之上了之由親雅來申之即內大臣已

下移着端座各經束緣也次余召親雅仰別

當已下可着座之由即親雅退下召之次別

當僧正已下未着而座先敷草次已誦着而

庇座兩度例不着次二位中將良經起座於

南緣邊取織物褂給別當僧正即後次殿上

人四位已下經權別當已下殿已誦日預祿

次各持祿起座僧正日持祿於而其後暫之

相待僧正被歸一乘院之程已此間於國
余
司偃法上已下祿南四考方又同給之

示人令起座次余起座向別當房今度不懸福令

持隨因府右大將已下相從也入自南回之

經前庭昇寢殿南階東邊直入着座西面依便直

入也二位次內府同昇自南階尤少將伊輔朝臣取當

經南西廣庇入自西面北一間經座與着座

南面每次右大將南座權大綱言小座新大

綱言南座各昇南階着座次中綱言定能鄉

已下昇東廊西面階南北相分着座次殿上

人等着座在東廊次余召宗賴朝臣傳示別當

僧正可被着座之由此間一獻已稱持參盃居折敷得業取瓶子

余擬右大將了擬內府處行如例次二獻其

儀同前次居計計居了可申上而參議不候座

仍直下箸此間別當僧正出自東廊西面北

一間簾經廣庇着南庇座次三獻余擬別當

僧正起座就余座南頭余与盃僧正取之

歸座飲之更入酒擬內府依其座程遠已誦
取盃傳內府擬右大將已下處流如例之
次居菓子次居著願粥余已下不待居了舍
之次龍蹄一疋隨身二人一兩迎之後引廻
於東廊南邊別當僧正從僧受取之次僧正
起座歸入了次余日人令起座各經本路
退下新大綱言已上至內府降自寢殿西妻
廣庇南面階右大將已下經前庭加立節列

上件列東廊南當立南階西邊也次余起座

直降自南階內府居西邊相送余南行經公

卿列前其程庭送頗直仍令重裾對右大將

相指而過公卿列東方別當僧正被降立余

出平榜邊目之而於被送之仍余於四之門

下立歸謝去之僧正被當平榜下也出件門

西行僧綱木南邊列立余了其前於西御門

外乘車歸依保殿了時已終也內府直向禪

定院改装束可来之由仰之定能經房等卿
送余束佐保殿次給御前錄於東廊給之四
位已下諸大夫取之余於佐保殿羞食改装
束衣冠後後菱指貫此間經房卿送然祠候
雖早不可歸之由日束不參佐保殿稱有恐
獨祠候定能卿改着衣冠小時權大綱言被
束衣冠余出座台人季長朝臣參上宗賴白地為改
裝束退下御可引馬之由即衛府一人隨身
之間也

一人引之隨身二人一迎之後引退了次因

府束衣冠出入着座次余歸入此間宗賴

參入余居南庇東身二門簾中台人宗賴參

上余仰院御隨身可台之由即近武已下

六人參候東廊過此間因府已下起座移居

南庇殿上人座先台近武宗賴候束參上院

庭余押出打衣於簾下因府進寄取之給近

武近武進寄階次台厚助如初參候少將伊

輔朝臣自西方持耒紅梅織物褂子內府

取之進出給之如初厚助有祿一拜退出次

武安權大綱言起座於西緣取白綾褂進南

緣給之如初武安拜之次呂兼平定能鄉起

座取之白綾進南緣給之如權大綱言也兼平取之

退下不拜次公武父二位中將出控織物褂兵部

大輔經季取給之次呂兼仲同中將取裏款

冬凌褂給之一人不足仍中將西度給之也

隨身六人之中兼平兼仲着舞人裝束如何

殘四人水干袴着冠并毛沓也又厚助武安

之外不拜之先是右大將新大綱言等宿所

各老馬一疋右大將職事小廐司國行各有

畏給之報次余降自仇保殿南階宗賴於策

垣外乘車大綱言經房新降居內府行列如

例御前改着衣冠可前馭而各早以上洛

于時申一點也戌刻着宰治於八幡伏拜下

乘舩之後暫不出舩待內府二位中將亦無
程各未着三人同舩着東岸更乘車從駕亥
終到九条賜隨身腰指又共檢非遠使二人
各給馬一疋各自院被催也之故也蓋先例
也御厩業主引之於中門次內府共檢非遠
使同引馬台前給之仍隨身下臚引之入浴
湯之後一夜

昨日丙寅陰晴不定時：小雨

午刻相伴內府歸冷泉亭密儀也入夜參
院以盛澄申入春日循之間御沙汰每亥丁
亭已超過先例殊恐畏申之由了仰云行法
之間不能御對面者即退出了推大綱言以
書札示今度殊被端懇志之悅又於九条以
褂一領給智詮阿闍梨示雨祈有法驗之效
也又以牛一頭款也覺成法印之許行御修
法之效也而今日不將來仍明日也之以侍

兵衛尉重經為伎也恐悅之由有返報

二月

一日丁卯

此日大原野奈也依乘尻木懈怠及晚發也

陪膳文章侍士先輔朝臣陰陽師縫殿頭宣

平行事職之事先茂神馬伎所雜色忠先內

府同發也之陪膳已下女房依月停自川原

立也先日只有因後不立幣而今日今日釋

奠也上卿兼先卿參議雅長親宗通親等

午刻許自內裏女房送書云日未至躰聊有

御恙而昨令御增就中御咳逆及吐殊以煩

御之歎馳參之處風氣不快仍且召忠職事

棟範之間即以糸入御藥事侍女房語其趣

同女猶余仰云先早召陰陽師於藏人所可

被行御占隨其趣間日次可被行御奈等并

二間仁王誨等又參院可奏此由者棟範歸

來傳說宣又持來御占形其趣非重歎但御
奈等明日可行之由仰之依今日御裏日也
又入夜檢非遠使清重院近為御使來余依
所勞不快依為御使白簾前福之仰云內裏
御不豫國食驚御祈已下事殊可申為決之
者又御有樣委可令申者尸子細了如此下
臆雖為御使不可必福然而白川院御時以
小面下臆為御使被告知是院及未御許每

度被候御前思彼例所福也及深更余疾弥

重終夜惛亂

二日辰戌雨降

所惱猶無減是非他去冬今春不治相積之
所致也進書扎於內裏女房許隨身報云昨
令同前之今日內府參內入夜歸來語御惱
躰當時他事殊事不御只咳病殊重御
棟範來申奈之更御所未今夜始了御奈五

泰山府君鬼氣招魂
土云呪咀云

又仁王譚等也

此日天晴士乘後大藏大輔奉茂等持素女

密奏各苗案返給奏料了

三日己陰晴不定

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也余依所勞不參又祈

年祭前祈也雖無病可有憚歎於陀羅尼者

當致祈之時不進之也內府二位中將等進

陀羅尼了

午刻內府參院了

棟範來云只令院宣云右兵衛佐教成

業房
子母

州三品腹實
教朝臣猶子也

可被昇殿今日可申拜賀只令

可被仰下退可申殿下者

盛隆奉
行也

早可仰

下之由仰了依天爻被始救壇御祈而又有

如此之非擬只被略御祈頗執思食改道者

可叶天意者歛真言了

四日庚陰晴不定

此日祈年祭也上卿兼房卿云昨日致有如
常棟範未申公家御菜之間事雖有種々
御療治未有御驗欵始御修法無用途云可
奏聞之由仰之即歸來云院宣云可仰能保
朝臣者

資元持來天文寮奏苗葉返給奏料了

此夕使春茂修葺惑星祭仰右少弁親經令

系進祭文即賜檀紙令清書令次名仰祈年穀奉幣可忌

沙汰御藥事可被載辭別之由了

五日未晴致院御月忌如例余不臨其所

此日立春日祭神馬陪膳以改朝臣奉行經

泰雖除服依為輕服日救門有憚使使家職

事敬位良清藤氏也於神馬使リ必不用氏人

仍俄乾陰陽師圖書頭在宣朝臣也余風病

未快然而依存謹慎狂以奉拜又女房同奉

幣以改非女房家司仍以宮内卿季經朝臣

為陪膳內府同發者奉幣役人同前但國行
勤役送

御藥事以書問女房返札云自昨日有御
御溫氣相加殊六借御三棟範未示仰趣即
以同人奏院仰云聞食驚不少御祈事可仰
能保朝臣者棟範即仰之能保申今夜不可
叶之由仍御修法八日可始之由仰之明日
明後日依日次不直也

此夕以職事團基考舞人半疇下龍衣於侍寮
保朝臣祠無此夜群盜入少將信清家云

六日^壬晴 問御藥事於女房只同前云

今晚或人有多想事公家御藥為余沙汰修
御祭者可有御減云仍更御修法之沙汰
自今夜至今夜可修如法泰山府君御祭之
由仰棟範又示女房之許云仰業後了
又兼先卿未可弟近都状云由同仰之此日

春日祭伎右少将實保朝臣并右少并親經

此日被行軒廊御占神宮惟異大陽國三八幡宮自叙者事御菜事等也

上卿恭通也宗隆未季御讀經日次事仰来

亦七日可直之由

此日么家御祈被行四角鬼氣御祭云藏人所抄

入夜藏人忠國持来御都状多余見了以同

藏人忠陰陽師許頌之持来清書莢紙未書余正

衣冠以朱奉書入御儀字經雖其恐多盖幼

至御時之例也御都状三个所叙即以藏人

当川合瀬了

其後余降庭小向两后再拜奉祈玉躰安全

耳又奉拜春日大明神依御祭也

七日自晴早且

天文博士業俊朝臣申云去夜天晴雲欵祭

庭安閑御祭嚴重藏人可檢知也祭物每事

丁寧云

定經未造宮使并離宮院修造事等奏所存

歸未云造宮使神祇少副為定是當時所望者之中官位

才一也又先年奉行每為逐了又離宮院

一身兩度奉行其例已多之中未被伺成功之所合四院也而為

季修造二院可任少副有本為定又造二

个院可任一階有本親廣造四个院可任

副官每本三人申旨如此為季為定為雖有

本切造二个院任副官叙一階之条其以成

功不足也只造四个院可為一人功之由可

被仰下款之由奏闕之處仰云為季為院中

奉公之者雖功經不足只可被仰下為定又

以同前之御定旨已似忘神事如何然而早

可宣下之由仰了

今日内府参内此夕私修火災發陰陽師泰

茂朝臣

自今日三个日神祇大副下部兼友参籠本

官祈申御不豫事

八日甲晴

二位大綱言送書札云所出羽國之法師
昂尊申狀如此即被送件狀雖委細不能具
渌只義頭立與別即件昂尊出自出羽國之
間予彼軍兵合戰希有逃余未著錄倉以世
子細鰐賴朝之處早申國司可被院卷之由
也子細猶有疑仍而件脚力大綱言副使問
者送之

子細申狀同昂尊書狀為卷別旨定長依所
勞不來又鰐經房卿同稱病然間深更仍及
明日付盛隆可奏也

自今朝內府病忙煩之截居旨智詮加護身
自今日於御殿被行大般若御讀經三今日
此日二位中將著陣正二位
後人前駟六人隨身
白狩袴系也共殿上人刑部卿家雅朝臣申
刻參陣即歸來

今日又推中納言忠良可着陣云

此日依御藥被行不見御被

九日乙晴

召盛隆朝臣奏昨日推大納言所不送也義

頭之間事入夜歸來仰云世事爭每御信用

哉但御返更只自其直可被仰也云余申云

此事已大更也爭私申返更哉猶於院有議

定可被考別御使被成宣旨院宣亦宣人

十日丙晴

此日先母遠忌也仍佛經布施取亦送光明

院如例又自今日至來十九日十日修懺

法恒例自十九日被始是放殿御新也而今

忘日始自十日終于十九日已夜關白於母仍女房相共內府病後

二日也仍及十今日也仍女房相共向九始初夜時

仍苗置兩人於冷泉牙向九余讀懺法又讀妙經唱念佛是為父母也

今夜宿此堂 今日宣下迷宮使為定上卿実房

公家泰山府君御祭今夜滿五今夜初後兩
夜余正衣冠取為降危奉拜府君依謹慎之
為奉祈我君也五今日每日御都狀書御禱

每日藏人
持未也

十一日丁晴及晚雨下

懺法後夜日中兩時行了

未刻許歸冷泉亭頃十日之間經廻此堂
也然而依主上御不豫不這番堪南所忌歸

齊也

酉刻著直衣參因自去朔日依風病不出仕
今日始所出仕也

奉拜龍顏之慶御惱已平愈為悅不少

即參院千時案燭
以後也以盛隆入見參被仰出義

顯之間事申子細了即有旨仍參御前申主

上御風氣無為之由并義顯籠奧別之間事

奉勅定歸出殿上并兼雅經房木卿粗議定

此間亥即召盛隆可向大右大臣右大將

將堀川大綱言木立之由仰之之由有勅

定之
教也

一可被成宣旨元曆宣旨非叙慮之由可
被載之此条經房所申出也

一可被成院宣事廳以下文也

已上官史生之兼院廳官之輩為御使

持兩通可向關東

一如此有沙汰之由且可被仰關東事

件等趣如何又此外有可被行宣哉之由各

所被尋問也盛隆覆奏可向之由仰了即參

御所依中間今夜不能奏聞仍余退出了

此日蘭并韓神奈參議基求尤少并親雅等

行宣此日可為神奈而忘却不可說

十二日寅戌晴及晚小雨恭茂未申云

昨日一昨日木所示之變木依昨日雨銷了

之為悦不少

未刻内女房告云主上又發給自日未了六借

御坐戶仍乍驚倒衣裳參依御物忌不能參
御前候二間方招女房間御動靜日未維有
御更發之時敎無御寢今日終日有御寢
余占棟範女房告之時余參因之前所以令
日辰時御增日也可行御占又護身吉凶等可
占申之由同仰之小時持參御占祇披見之
處占又不重護身所直也三小時退出了自
明後日可始御修法千本實慶相也之由仰棟範

了及深更自院被問仰內裏御惱事此日有

位起請印夏上飛頼實

十三日巳晴

午刻盛隆朝臣為御使來云追討宣旨事人
一同計申依彼趣可被仰下候但能保朝
臣去夜有申旨刑部兼成經上洛頼朝卿申
送云義顯立奧列事已實也但頼朝為六世
造營五重塔婆今年依重危禁斷殺生了仍

雖承追討使雖可遂私宿意於今年者一切
不可及此沙汰着彼輩於未龍者非此限其
条又忽非可思寄支随又安平也 戶仍自公
家直仰秀平法師子息於秀平者十月可被
公進彼義顯也且是彼子息亦与義顯同意
之由風聞為顯其真偽也但此条賴朝敢不
能 奏達只因 能保可相計之者已上賴朝
能保申旨如此然者宣旨之状可載此趣款

者余申云所申尤可然不可及異議可被載
此由也抑御使之条如何元沙汰官火生之
兼院廢官之者可羞也 縱雖向與別其仁
不可變易預若又能保朝臣有申旨哉重可
奏歛盛隆歸參了申刻許呂棟範仰宣旨事
先可注進仰
詞之由仰之
此次申奉幣之間事元被催右大臣而為當
日定者可參之由被申戶而新中納言忠良

可奉行之由不望戶仍職事內々此旨觸右
府依然間忠良俄辭退戶仍重告右大臣之
由棟範所申也 家習初度神態所勤祈年
祭若吉田祭也而奉幣奉行之由雖不及雖
不泐家例然而彼過事專不能口入而今忽
辭退若_有教訓人歟

晚頭能保朝臣來召簾前謁談所語同盛隆
申狀賴朝不申院不示此過推其意趣今度

宣旨為表起自穀襟之由歟戶此外雖多申
旨不具起入夜棟範持來宣旨草裡致分明
仍仰其由明日可奏閱之由仰之又可被副
院廢御下文戶其間事并可引載出羽國司
解狀載否事同可仰合經考卿之由仰之

十四日辰晴

已刻棟範來召簾前謁之棟範之追討宣旨
持參院早可下之由有仰又云經考卿申云

宣旨使院使一人可直之由雖存被奪與別
者兩人可直之由所存也云余云早向元大
臣亭可下宣旨又院使別被奪之事只可在
院申汝汰非職事之寂者又國解夏被仰國
司未書進事可懈怠之上強非要款仍只以
口宣所下也其狀如此

文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宣旨

源義頭者文治元年比忽圖逆節擧衆
憲條然間神明勳力賊徒敗奔仍仰五
畿七道諸國可奈捕其身之由 宣下
先了爰如風聞者彼義頭偷赴與別擊
先日之毀符稱當時之 勅令相語遍
民歎企野戰戶件符者律不出後 殺
襟自由之結搆武威之所推也因茲可
毀破之由重下鳳詔畢何備龜鏡哉斯

心之至責而有餘且令前鎮守府將軍
秀衝子息木追討彼義頭并同意輩若
背論言不存勲功者須与同罪老官
軍令征伐

截人尤衛門推佐平棟範奉

及晚參因女房云今日如所發給云如例有
誰遊木玉躰更無不豫之氣為悦不少自令
夜令實慶僧正修午午法近遍取壇所令

居住也

入夜向九条逢懺法時之後歸冷泉亭家僕
云盛隆朝臣為院御使參申公家御所之間
事然而聞御出之由歸參了云今夜依及深
更明且可來之由仰也盛隆之許了

於内裏棟範云向尤大臣亭下宣旨了官使
史生之申撰一器量不日可被追下之由同仰

尤大臣了云此旨所棟範又申云奉幣上卿

台仰也

右大將領狀云

十五日乙辛天晴

入夜雨下二位大綱言被来福談良久被歸

了棟範来申条々事等

持来明日奉幣宣余辞別見了返給又八幡

別當成清奉狀二通同持来仰可奏之由了

舉權別當并修
理別當等也

家隆申諸寺并上卿等夏

頭并兼忠朝臣来門外依神事也申云重服人

奉行因宗寺最勝會無憚之由大外記頼業

所勘申先例也又式日今日十日可被行欵如

何之仰云早可奉行又式日可被行也者

早且盛隆来仰云欵行公家御修法之趣無

可然之僧可計申者申云院中被召仕之外

可然之人不覺悟兼行修之何夏之有哉乾

中於如物供者不可有其妨欵如何者盛隆

云兼豪法印不勤院御祈可召件人之由有

御氣色如何云余云尤其仁也早可被仰者

十六日午陰

此日祈年穀奉幣也當日被行定雖不當有

近例又子細見先日記上卿右大將弁右中

弁基親朝臣奉行職事棟範也午刻基親持

來日時定文相續內記持來宣余等乘車出門外之間

持未於車中見之返給即參內直衣依御物忌候二間

方錫女房問御惱安否昨日四午度令發給

今日兩度多不發給之源只如例御膳又無

透例令發給之時有小溫氣又御眼精亦例

之事躰雖不及大事令被日救給之糸為歎

不少

未刻棟範持來宣余清書於二間見之返給

申云使王申御馬仰園食之由即上卿參神

祇官了出目元衛門陣經二糸於二糸堀川乘車云軍余退出於內裏

宗隆、季御讀經亦一日廿四日之由勅中

仰亦四日之由了入夜棟範未申賀民神了

定經人

大布施拙之間事 今日宣命辭別事

伊勢已下諸社宣命辭別被申天變并御

不豫事木石清水一社被加了大陽正八

備宮自殺者事

十七日未發雨降

午刻盛隆朝臣未傳院宣云賴朝卿申狀如

此即被下消息二通一通字佐造宮被仰大官司二通可直事一通免頭可台進之由

可被仰秀泐法師子息并改名不可然及本名之由事各任申請可被行

預者申云字佐夏賴朝申狀尤神妙候抑候

時迂宮可被晒哉否先日被下勅諸道未進

勅文台取後勅奏被行群議之後可有涉汰

款義顯之間夏改名之条不可及異議早可

被摺改宣旨預抑可伎秀衡法師子息等追

討義顯之由被下宣旨之条若無賴朝意趣

哉否聊可有思慮其故八如令申狀者件奏衡

季例也

与義顯同意已為謀反者之由言上而無尤右追討使之由被載宣旨如何若可有議定哉但已被下之宣旨被旨返之条又於裡不可然尤可有豫議預如何即盛隆歸來以謀反者被載追討使之条寔不可然如賴朝卿申狀先載廢御下文可被下也者余又申云此妄猶可被仰令能保朝臣也已被下宣旨被旨返之条事涉禁忌又在京之

武士等定令申款可被改宣旨狀申猶只可被下御下文許款此条能可有計御沙汰也者旨棟範件宣旨暫不可成官符之由了傳聞兼光卿二男長親出家入道之有情之人款可感可憐密旨呂陰陽師等同山階寺釜嶋事占申云口舌款事之但非重云云自寺家不申上内旨僧正被示也仍殊不御家

司

十八日

甲晴

早且着直衣参院近習人：未参以隆信朝
臣申入女房品日三出逢免顯之間事非女房
之可参夏仍暫相待盛隆参入小時参入余
参玄猶彼台返宣旨事可有思慮只可被直
宣下之趣也宣旨院宣兩方被下尤可宜款
可被直之趣今日尤可有議定兼雅經房兼
光卿尤可預議者即奏聞歸來云所申可

然其趣人：可議申者

兼雅卿依着降衣候御所
過不出公卿座只經房兼

光木卿祠候粗議
定一又奏聞了

奉行職事未参仍重参台

及午刻棟範参上仰宣旨之趣了余歸家子
中将同車参内暫而向九条為今夜駐閣亦
五三昧并逢明遠忌也

入夜内府相伴女房来所劳此兩三日復創
仍所来也戊刻法印率弟子等被来終夜駐
園曠更法印被歸了此夜宿此堂

十九日 乙酉 晴

此日園宗寺最勝會始也推中納言實宗卿

先定申僧名 依式日不被斯日時近代邂逅例也 頭允中并兼忠朝臣

書定文 重眼人也 有例云云 即向寺家行夏

今日殿御忌日也導師慶智僧都早且懺

法結願忌日以後例舍利講論及如例

內府并尊忠法印木同在簾中能閱

成刻女房相共歸冷泉亭

余 今內府同車路間念誦法華經比丘偈自我

偈木內府閑閑之歸冷泉下車內府為寄女

房車走向小車寄方即女房下車來此方內

府相具來救刻在前談誰事取出意見相共

評定要夏木亥刻大原上人 本成房 清教 來仍余

謂之此間內府獨在女房前及子刻歸我 方云

及深更上人歸了余又就寢了

小時內府方房 帥 周章走來告大臣殿絕女

入之由余劇速而行向見之身冷氣絕一塵
無憑余誦尊勝陀羅尼在傍事已一定雖不
能扶救志之所之修誦經寶物既馬木
獻諸社又如祭穰如雲霞修之又奉始佛教
躰即大原野人未依在迤邐可招也此間女房
暫退障子
外為松入
上人也然而依妄而已不能總計只唱神呪
在傍先是雖台也智詮阿闍梨依在九条遲
來如此間天漸曙了於焉之躰非罪業人須

面貞論正仰而外之乞無人々相々佛殿來
云坐天上欲云

亦日丙晴

及卯刻智詮來雖加持更有何益哉閉眼之
後僅二時所未也凡為邪氣絕入之人依佛
法之威驗蘊生其例雖多令之有樣非絕入
之儀如法之閉眼也於今公百千万總計不
所及余及女房此後神心迷亂万莫不覺此

間為訪公卿已下漸來又山法印來此
後事教以不覺悟及辰刻教鼻氣令通之仍
重以雖加持即其氣心上人亦云是非實意氣多有如此事亦敢非可憑
猶救刻加持也遍身皆冷了仍已刻披露事
一定之由人降立余此間以伊与守季長
朝臣為伎申院可觸穢之由也此更定能經房山法印亦教訓云云余更
前後不覺也歸來云於今公惟遭喪無益淨不可候
之然而猶觸穢了重奏一身雖淨不可及出

仕更以無益之由了今度被仰可然之由尤
神妙又以盛隆朝臣為御伎被訪仰只申畏
承了之由今夜出家更戒師佛岩上人并亦二日
入棺同夜可盜出嗟峨過事注先法師所願也太有便宜所也又五方忌
事等僅以沙汰肯了家司光潤職事注泰号
可奉行喪事了由仰之余女房号今夜向九
条亭内府女房猶苗此亭来亦二日同可向
九条也以九条堂可為喪家也陰陽師仰頭

軍忠朝臣令着進問生一人余常行喪事之
糸身居重寄可無便之由人々示之仍只旁
為後家沙汰示合兼雅卿可被沙汰之由仰
光潤了未刻置御座供常燈云云見事一定
之後余更前後不覺汪叔月後五月上中旬
之比且問人々且側思出記今自以後事為
也二月亦日以後至五月九日斷記錄筆了
汪叔月之後僅以託之定有謬事未敢

抑內大臣正二位兼行充近衛大將藤原良

通一僅之家替也余十九

女房十六

年始自出胎內

以來其性稟柔和志在至孝一事一言不違
父母之命逐年遂日無忌晨昏之禮何況奉
公之節當時俸少生年十七而始勤白馬節
令內并無遠失揚名譽自余以降非有見病
一度不道其催年中臨時之公更無不汪歷
昔京極大閤少而有奉公之閑然而難及此

相府之忠勤歛為接籙之家嫡之者未必有
如此之例天謂之社稷之臣又自幼年志學
和漢之典籍無不涉獵見任卿相之中其才
無及半之人歎文章豈以天骨詩句多在人
口加之流宗家卿傳歛由道之奧旨不殘瀝
芥天龍樂人宗賢屢習龍笛肯法稟射漸歛
達宮高之道近日又學和語所詠之歛漢雖
不過兩三風情入函玄政裡者是天性之所

得也深恐改道之古風強歛旧礼之廢弛和
漢之間所殘寫之書專軸有救教及救殆及
教合年齡僅亦二雖云儒士勤學難及者歛
國家之棟梁末代之重臣也頗不相應亂世
哉粗忍列祖之蹤心操才漢政裡藝能忠勤
至孝兼此六之者曾少此類愚父之出仕偏
被扶相府令遭此喪誠是家之盡也運之拙
也惜而猶可惜悲而猶可悲非言語之所及

非筆端之可記於今者永絕一生之希望偏
期九品之託生僅自幼齡昔深奉信神明
三寶永忘斯邪只存忠貞付真付顯仰擁護
憑加被而今有此恨朝野之士庶見此事之
者誰專貞潔至誠之忍哉可任貪婪駟逸之
志者歟昨抽白華之禮今赴黃泉之道生所
何方其為何方士之術冥途可忍只欲祈圖
頌之教別離之悲戀慕之思更非可堪忍又

之哭子古今多例我家寬德通房康和二条
殿皆是雖為希代之悲歎比今之哀憐曾不
足為歎有何罪過天子此矣哉倩案由踏無
侮之令然也曩祖貞信公兩息尼尤右丞相
實雖為異代之例猶老年之後也又猶在壯
齡子兼台階警衛之任寬治永久之外更無
例後已為你事遂又無造恨今愚身之為非
射無一德無片善無才後無智慮只以謂稜

善之餘慶愁居梅籙之重寄至子子息之居
高位相並而趨朝闕者過分之榮望餘身之
重載也天運鬼瞰有謂有裡其但其可立又其
殃何及子哉是則短義之運宿業早刻之故
也愚又為悟短余之相祈佛祈神不倦不怠
而遂失其驗是非真慮之應只恨信力之不
及也抑身雖不肖志在社稷雖一事之無為
猶非魔涿之本意惡而于此罰神明已不重

應爰知己下之治政時運未至歟非膏喪於
孝子剝悲備於聖化者也但万端之由諸論
而無益一時之悲泣言而有餘仰天伏地屠
肝摧魂何世謝此限何時休此歎只以命可
報者歟
後閱亥刻佛徽聖人未出家受戒汪田園梨
剝之之法名增道

亦一日

丁晴

被下義涯追討之宣旨去十八日於院被
定仰其趣同十九日棟範持来九条令見
之余粗有令改直亥今日重持来即宣下左
大臣等神心未安堵宗頼光綱木参入申内
府葬礼之間事

亦二日子戊晴

昨夜内府渡嶋峨邊小堂只同平生之出行
潤代車二車副人共人各騎馬侍亦步行先是申

刻有入棺事佛嚴上人書野草衣梵字云云
入夜余移居南家内府女房替尼堂廊
亦三日己丑最勝會終停音示云云

亦六日辰壬有改云云上卿兼光卿追討官府請
印云此日被成日廳御下文云云此日入道大

綱言資賢入滅年七十六

亦八日甲午雨降入夜

止此日內府葬送也堂与葬場其間可謂咫尺仍每夏有便更用火葬之後內府平生之時常口火葬有功德土葬不可心云云余又存此旨仍用火儀也不用薪用葉也是近代之意巧亦一之上計云云子細可尋記此夜先於此堂修初日分佛事歸末後又略之後則今日被勅鴨川今社遷宮賀茂片置社修殿

遷宮等日時上卿奏通卿云云

籠僧名

權津師覺玄 法橋性憲 已梅公雅
阿闍梨伊覺 行家 昌川

自今日始修護摩二壇

一壇阿鉢陀於冷泉修之時还
一壇光明真言於嵯峨修之注因

亦九日乙未昨日可修佛更人遲歸之間及令

日修之每日初七日亦佛事也

後園葬礼事了慈德寺法印以下拾其骨納

二瓶其一渡淨妙寺右馬權頭兼親懸也注

園行家西園梨注泰木相具也後日兼親語

云路間兩度有異香將衣胸被其香薰疑於
骨香歎云是_レ有先蹤事也昔人云其骨芳云云

廿日丙申例誦如例云云

三月

一日丁酉雖觸穢御燈看如例是_レ先例也

但今日許也公家御燈雖在三日私看今日

一日也但御燈較及二三日之時至後日為
看也例儀之次冷布裝束各一具相具小袖
各一領六者小袖也

今日前接政近衛堂供_レ艱云導師法印真園

二日戊戌法皇自今日令參籠令熊野終云云

三日乙亥公家御燈云云 二七日佛事阿鉢陀三尊也

今日平等院一切被_レ看也付寺家行之家司

長兼為_レ開封下向無舞示仍不忠示行事職更

四日庚子後園有政之上卿實宗卿造宮使官

符御印丙午日行之

此日余及女房着內府服共鼠色也是康和

例也先所別棟屋着冠無文直衣等其後降

庭上着麻帶是例也女房只着服衣不着帶也

先宗賴基親等朝臣參上各令勅申日時用喪

事之陰陽師是又例也勅文由御所了此夕依為吉日女

房相共向堂即歸來又為方遠向雲林院法

印同車曠鐘之後歸來余今日依為吉日始

修誦經家司宗賴加着

五日辛丑彌勒誦於此亭行之

六日壬寅因幡堂燒失之後修造之今日供粮

導師祐範律師

七日癸卯今日女房修誦經家司基親朝臣加着

九日乙巳今日二位中將多中殿內府呈六朝

之汲示可和之由之而一句僅覺之其句云

春月羽林悲自秋

其父射以平生之作肯其心又叶實哀而有
餘事也尤波詩昔所好也而作秋字弥添悲
歎可謂希代

十日丙午後園今日有政之上卿兼先鄉云

三十七日佛亥不空羅堂導師伊覺 今日余始修

佛事導師覺玄律師也

迎接阿弥陀三尊一鋪 大文字經一部

導師被物一重布施一裹 題名僧布施一裹

也是最曠儀故始修之

十三日己酉今日為方遠向普成佛院曉鐘之

後歸來

十五日辛亥阿弥陀稱於此亭修之

十六日壬子二位中將始修諷誦自著此日賴輔

入道妻於峴峨始修佛亥云射禮也奉通

隆房等卿着行

今日被勅稻荷造宮日時

次被定延曆寺十僧御讀注今日已上公卿

實家卿

天每門戶可安置供養四天王經并仁王經

等之由被下宣旨依多告人

十七日癸丑國忌也 同七日佛事弥勒導師

昌園

十八日甲寅入夜大風

昨日依國忌射延引今日行也通資可着行之

十九日乙卯女房三位殿於嵯峨始供養阿弥

陀經一卷自今日始一晝夜念佛依多告法即被始之舍利誦於此亭修之有論及物忌如昨但於僧不禁之

脱頭重永来云所置南都之下人馳来申云

去夜為大風南園座黑木屋顛倒者相次僧
正告示同事光長宗賴亦申也尋先例可有
御沙汰又余不方遠之間方忌右南又土用
也旁有其忌可被訪陰陽者余案之前年余
家之門為風顛倒之時故陰陽頭在憲朝臣
申云如此卒尔非常之大變土用方忌更無
其沙汰即時修復先達許之但真訪陰陽若
預問者可犯禁忌之由難申之故也喻故如

近邊有炎上之時雖當禁方為免餘炎破却
其方舍屋火消修復也更無其憚暴風之破
損又如此者今思此旧變何必訪例避志仍
即時下向如本可取建南園堂之由

黑木屋不
及沙汰

仰行事重承了人々中心頗亭類以鬱陶云
此条甚愚也澄雖不聞先達今釋隨時之法
非常之斷任人主何強守株過土用方忌更
勅日時再企上棟於儀有妨人口如何令之

所行真衆定感之神祇定許也抑卒尔大事
無力於經營仍仰宿院佐保殿近邊庄々等
令又雜夏又僧正許送札可被合力之由不
也參宮之後不經裁程喪成人之長嫡相次
有此傲計也有神明不說歿况平謗人之脣
暗以可索下官有何罪過拓如此之不祥哉
成人勵貞潔曾不狎慢鬼神所憑只立真示
之靈應何与神罰以之思之皆是誰為裡運

之殃當時傷之悲歎之腸千万廻一想一恐
中丹丘聊者也。以内心無過弥獨仰大明但
神之加護而已

廿日丙辰入夜誥預念佛

延曆寺千僧御讀經供料闕如之延引云云
今日行夏重永下向南都了只圖書頭在宣

朝臣南園堂顛倒事令下

十八日
戌時

病事大重云々

又顛倒修復之間夏以余所行之趣仰立宣

甚有不說之色余責以文令釋猶以霍執是
非破父之儀依遠近可有羌別者即時汝
決遠近了同所申益謂重抑此旨殊益所陳
若伏裡款此日有舍利誨無論義

亦一日甲己國忌也

僧正南園堂沙汰寂神妙之由被悅來

亦二日戊午被行臨時除目上卿通親卿參議親

宗書之

頭中將實教奉行之祭除目也實教為御侍
來兩三度往還今度除目一向可在御定未
能雜事成敗之由奏之

今日石清水臨時祭定延引依余着服觸穢
并內府薨逝等也

先被問人々左府右大將亦申云依大治例

故殿遭子喪於朝餉書之覽殿富門院大治覽

內觸穢也可下云右大臣申云內大臣薨逝天下之歎也

何況覽女院又為希代之例猶可被延引云
余申不可有延引之狀然而猶依右大臣申
狀可延引有院宣也是尤裡也

亦三日己未女房三位局修佛事二尺五寸普

賢木像導師性憲布施十帖中有
泥色裝束題名僧三有被
物

次女房踏願經供艱事導師公雅願又通業

草之伊經清書自今日女房各轉讀之一基

之間可滿千卷也

亦四日庚申當五七日地藏曼陀羅今日依代二例

不修別佛事今日物忌堅固

亦五日辛酉內府女房始供養阿彌陀經一卷

法性寺座主始修諷誦此日經房卿調造非

時六具椀飯也羨麗之分給御前僧了

今日啟內府侍木於墓所書寫供養一日經

導師智詮云々

亦六日壬戌圓阿修佛事三尺阿弥陀佛一躰

導師

伊覺
布施十

非時午合加進之

次因府女房修治時佛事導師昌圓

布施十

畫

像阿彌陀三尊

二幅

廿七日

亥

此日余女房修治時佛事導師

草

布施十

佛一尺六寸地藏菩薩像塗白泥奉尼

帳已往七部有自筆神力品一卷

次有男方一品經供養夏

導師性憲一鋪半普賢像

經皆金泥也

願文盛經草之伊經清書公卿已下皆緣也

廿八日

甲子

此夜於善成佛院遊年五方

廿九日

乙丑

權大綱言兼雅卿着政

改補太神宮判官主典之府并不參

散位藤資定

假院小面
夙夜冠者

被勅罪名尤大臣

仰大外記師尚三以三上盛教

近江國
住人

稱任尤

兵衛尉偽書入闕書是為貪其任料此事

度自院被仰合可被勅罪名之由余計奏也

亦日丙寅今日有一日經書寫供養事自前夜

召書年僧亦口法性寺座主自今曠先修懺法

有云根凡其後所書經也余女房亦同書之破

六者年跡為料泐導師伊覺次有百種供養

事以六者鏡奉頭阿弥陀像以護莒用其帳

以遊亦依老經亦七卷同供養之所引性生

要集之經亦又其外加寶蓮印陀羅尼經此

事未有其例然而余深奉信遊樂仍以令案

所奉書寫供養也人之進百種捧物亦導師

帛純色衣圖鏡法珠重仍冷源頭一領傳閱今日

行召返派人官符事上卿寶家卿前權大僧都

緣坐者元正二年

配派阿波國



